#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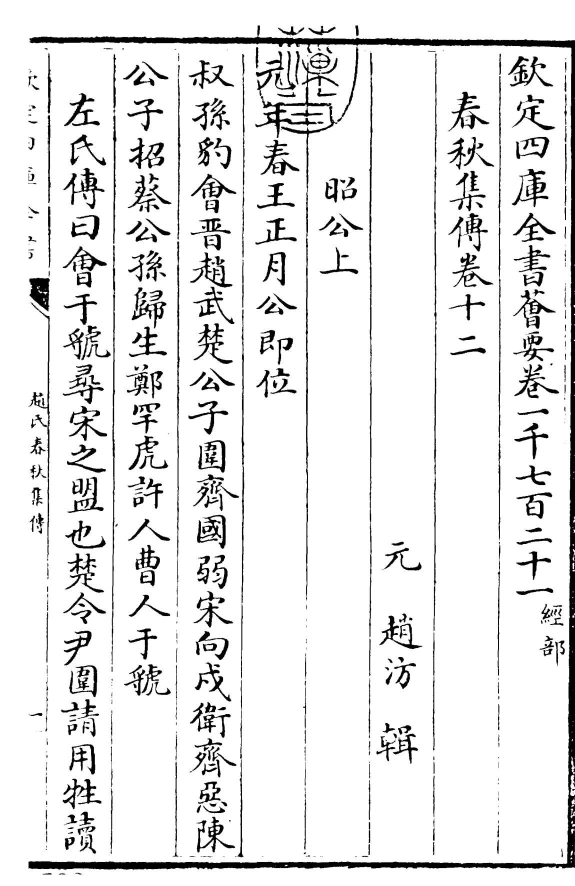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十二 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二十一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二

元 趙汸 輯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晋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

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杜元凱曰楚恐晉先歃故不歃此所以不書盟

三月取鄆

鄆者莒魯所爭邑也（文十二年季孫帥師城鄆　襄十二年救台遂入鄆）莒嘗取之不書外取邑雖取之我猶不書也（據成二年齊取龍不書）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其不言伐莒何為內諱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公子圍于虢以弭兵尋宋之盟而宿背叔孫違盟伐莒以取鄆於是莒人愬于

會叔孫幾為戮賴晉趙武固請於楚而後免故不言伐使若不以師得然而特月以異之（據內取邑不月）譏在內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曰書曰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陳氏傳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夷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名之莒犂比公生

去疾及展輿展輿弑君而立莒人召去疾于齊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為稱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展輿已立矣而去疾自外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茍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惡入者無辨矣

莒展輿出奔吴

展輿嘗踰年矣不稱爵未有成之為君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公羊傳曰與莒為竟也

莒為帥師帥師而往懼不服也高抑崇曰疆者封溝之也

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

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陳氏傳曰此公子圍弒其君則其書卒何以君覺赴

也君弒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辭猶鄭髡也而

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末弒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與圍兄弟也而為右尹於是不義圍而出則非其罪矣出非其罪則曷為書之以圍殺立之罪不著於春秋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殺有罪也曷為從其恒稱（據楚殺臣宜申宋山皆去族）不能以時討也劉侍讀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

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得
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黒伐良霄而逐
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君
放楚而盟諸大夫黒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
而臥子産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國君專殺
大夫非王法所得為也然而春秋或與之所以見君
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先王之法不誅不教不誣無
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侯使人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晉猶不敢以嬖寵之喪辱國君也以公自畀為已甚矣趙武之卒也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諸侯自畀以事晉者不惟魯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也葬襄公滕子來

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合諸侯也申楚地在方城之内合南北諸侯十有二國于方城之内宋世子與淮夷俱繼小國之君蓋自楚入中國以來所未有而晉人聽焉則宋之盟為之也晉侯安於宴樂不在諸侯公室以卑政在大夫而軍政日弛於是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則雖欲不以諸侯與楚不可得矣高抑崇曰申之會非與國則小國而已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

邾雖會而終不與也則雖偃然肆志以專諸侯諸侯亦不得已而從之爾

楚人執徐子

陳氏傅曰以夷狄執夷狄不書據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離子書執徐子危會中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盟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

為滅國月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凡

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書也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傳曰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陳氏傳曰執齊慶封何以伐吳慶封再奔吳吳子之朱方此執有罪也曷為不再言楚子據會于戚晉侯執曹伯再言晉侯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楚始專合諸侯夷夏之大變也訖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遂滅賴

遂滅國何以不日（據襄十年諸侯會于柤遂滅偪陽日）異其事於中國也諸侯滅國不日必有謂而後日甚則不月夷狄滅國不月必有謂而後月甚則日一滅國也而所以詳畧不同春秋治夷狄固與中國異也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羙之也莒滅鄫不能救於是鄫叛而來不能以興滅繼絶之義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而遂兼

之是鄟卒滅於我也故特月以異之據內取國不月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曰卑公室也舍中軍則何以為卑公室季孫宿以三分公室為未足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陳氏傳曰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専魯從祀

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然則春秋固不可以無史與豈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經也則以歴世之史筆削之焉爾史行於天下六經修於聖人萬世之後史與經並傳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矣春秋固東遷之史也舍中軍從祀先公是季孫宿陽虎之事魯史云然我何加損焉不没其實焉爾矣苟其文不可以不是正則有筆削苟不必是正雖無筆削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曰莒無大夫據莒大夫盟曾皆書人其曰牟夷以地來重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傳曰其言及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

為下事月也

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故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劉侍讀曰吳楚徐越雖號稱蠻夷而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侯甸之君無異徐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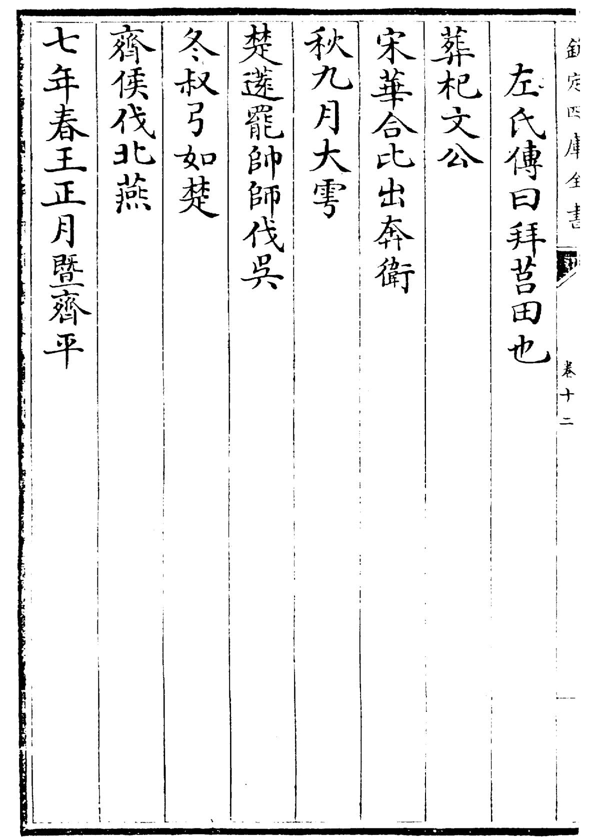
王楚後稱王吳越因亦稱王王非諸侯可當稱也故春秋有所必貶雖然猶不欲深絶之也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始會秦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燕及齊平也左氏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傳曰暨者不得已也不言燕蒙上文也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皆蒙上文也陳氏傳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於是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齊侯伐燕納簡公庶幾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賂而還不書平是與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

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圍衛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罪齊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志之也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

辭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猶兩下相殺也初哀公元妃生偃師而嬖二妃屬其子留於公子招公子過哀有廢疾招殺其世子偃師而立留哀公經而死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侯溺卒乍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已立矣其曰公子何也據莒展輿出奔不言公子不以留首惡也公子招立公子留使干徵師告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不曰陳留蔽罪於立之者也是故衛公子瑕楚公子比嘗篡立矣茍有立之者則首惡不在其人故其殺皆曰公子

秋蒐于紅

師田違禮自僖文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茍軍政不出於公則閲治田狩之事不足譏也於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為師乃蒐于紅以大閲焉蓋魯君無民於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

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於是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以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人以殺以為猶國人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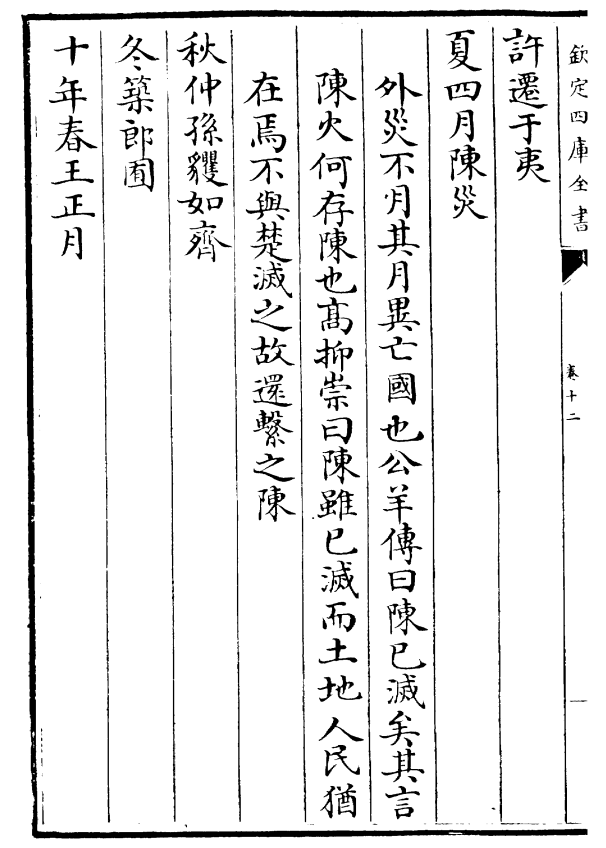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據傳楚子在師）則曷為但稱師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十一年傳文）則是楚人以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子則疑於楚莊（據滅蕭入陳皆稱楚子）夷狄滅國不月於是乎日陳

蔡非近楚之小國比也以楚滅陳蔡而中國不能救大其變故皆日以謹之陳孔奐者公子招之黨也放招而殺奐見楚人之暴而非能用刑也不言大夫據放與殺皆書大夫畧外討也黎錞氏曰葬陳哀公非我往會而書也楚既滅陳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經已而書楚滅陳則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云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月其月異亡國也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髙抑崇曰陳雖已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不與楚滅之故還繫之陳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陳氏傅曰舍中軍矣昌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故蔡侯般稱名其曰楚子虔何以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名之所以正其罪也故其自相殺不名據十六年楚子誘殺戎蠻子其日謹之也據宣十八年邾戕鄫子不日故其自相殺不月亦據殺戎蠻子穀梁傳曰何為名之夷

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謹之而名之也稱日稱地謹之也公羊傳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孫明復曰般之罪不容誅矣楚子貪蔡土地殺之不以其罪故生而名之不得以討賊論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曰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不月畧之也例在成元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懐詐以滅中國而絶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

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劉侍讀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陳氏傅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傳曰納者内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出季氏而憖更其位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二年如晉不書據二

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誹季氏累吾君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晉盟主也楚滅陳晉不能救滅蔡欲救而不能棄中國諸侯於楚聽其吞滅莫甚於此時而甘心於羣狄則亦夷狄而已矣陳氏傳曰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

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循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畧之不書也而敗狄於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為不書據獲麟後有成叛家臣叛

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亢其大夫故圍郈圍郈皆不言叛苟非叛其君則不足志也劉侍讀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諸侯雖大國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叛入齊而春秋不書非釋蒯不治也事有本末法有原青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季氏不得以叛名蒯正己而物正此之謂王

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何以言弒其君以比首惡也楚子虔弒立而比出奔比與虔未嘗一日相君臣也則以比首惡何也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十有三年則比一亡公子爾於是比歸自立而虔縊則比首惡矣比歸自立則其見殺猶曰公子何據篡立者見殺不稱公子比之歸非其意也棄疾脅比而立之又殺而代之則比

不得為簒國矣故春秋加比以弑君而不罪比之簒國加以弑君則君臣之義正不罪比之簒國則棄疾之惡萬世不可掩矣弑君者日不日加弑也穀梁傳曰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公羊傳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陳氏傳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為之也則是以

公子殺公子爾非討賊也杜元凱曰不書弑君位未定也左氏傳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傳曰齊服也陳氏傳曰晉復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

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乘楚靈弑逆之禍而已晉乗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果何所為哉故自是訖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為鄟陵之盟矣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陳氏傳曰會于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子莒子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

之辭也向也黒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盟今也不諱譏魯之辭也於溴梁於祝柯嘗為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邾莒愬於晉晉為有辭於魯也而公遂不與盟晉之不自彊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彊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謀之謀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郪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譏焉爾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伐莒取郠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晉人若按邾莒所愬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縻之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乃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貨財而已非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安得為伯討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蔡靈侯之孫也吳者陳哀侯之孫也其曰蔡侯陳侯既即位後而來告也皆稱名繼絶也此自楚也其不言自楚何楚滅而後楚復之不為功也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何休氏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孫明復曰二國之命制在夷狄以自歸為文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

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趙伯循曰既復國以禮改葬魯往會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傳曰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昌爲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

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侯

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與存亡

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輿入何

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輿以公弟立苟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譏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庚輿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侍講曰衛有太史柳莊疾君曰若疾革雖當

祭必告是知禮不告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

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嘗狄晉矣曷為復書荀吳一伐鮮虞也當楚

入滅中國而晉不能救則狄之以示義當中國無楚

患而晉大夫亟從事於戎狄則復其恒稱以見實春

秋於晉楚之際無不盡其辭矣

冬公如晉

春秋集傳卷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二十二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三

元 趙汸 輯

昭公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也左氏傳曰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莒人郯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有成而還無伯也夫盟不書不足書也書伐徐則齊之貳於晉可知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傳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蘇子由曰夷狄相誘殺略之也胡侍講曰蔡侯與戎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謹華夷之辨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已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胡侍講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加辰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不月夷狄相戰畧之也陳氏傳曰此楚令尹陽丐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五年敗楚于房鍾不書六年

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攝外災不月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則曷為書弑其君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非心乎弑者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止自為藥也君父至尊也藥劑至危也止自為藥以進諸君而君卒則是止殺君矣君子曰藥劑所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

殺哉止所以異於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然則止奔晉曷為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焉爾猶不使與君殺而佚賊者同文明止之非故也春秋於臣子之獄察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書自者此其言自何孫明復曰鄸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秋盗殺衛侯之兄縶

陳氏傳曰此齊豹也則曷為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盗賤者也以賤者而殺其君兄於是衛侯如死烏則衛之失政甚矣范凱氏曰斥言衛侯之

兄者惡其不能保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公羊傳曰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大夫並出則何以月據後再自宋南里出奔楚不月以犯君出也

宋元公惡華向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殺之遂刼

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

向寧華定之子以為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然後

出奔故月以異之同於佚賊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侍講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氏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

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分

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奔君不月必未成君也此成君何以不月遂失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亟如晉而晉亟辭焉以公不能為有無也晉人知

有三家而不知有公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此伕賊也何以不月譏不在宋也於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戍謀曰不如出之以為楚功乃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絀於薳越譏不在宋

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也然則亂作曷為不言其人告命未及於魯也景王崩王子與太子之母弟爭立叔鞅歸自京師言之而未知其所定也吾魯史也

於王室之故何敢知焉謹志曰王室亂而已穀梁傳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挈乎人之謂也此嗣天子也其言以之何以其未成尊則言以苟成尊則不言以據敬王居于狄泉不言以嗣君未踰年嘗稱子未葬名之以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則尊之曰王子某者史文也據後稱王子猛卒此未踰年則曷為稱王修春秋之特筆也景王太子壽早卒猛與

匄皆其母弟也王愛庶子朝欲立之大臣劉單不可王崩子朝作亂尹召奉之魯春秋書曰王室亂則劉子單子以王子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於羣王子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别於羣王子之爭立者所以決嫌疑而定猶豫也陳氏傳曰此爭立也則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為王也於是劉單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為王則猛宜立者也

是故春秋之誼茍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踰年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陳氏傳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辭也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爾是故殺子朝于楚儋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猶踰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劉單

以復辟之誼也殺朝事在定五年

冬十月王子猛卒

既葬矣何以名據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未及葬節也禮天子七月而葬雖渴葬猶稱名嫌欲速也曰卒未成尊也不崩不葬左氏傳曰不成喪也劉侍讀曰以子禮治之也陳氏傳曰猛謚曰悼王則其曰王子猛何未踰年也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於廟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

王猛矣則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為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晉人圍郊

晉大夫將從其恒稱矣此籍談荀躒也曷為復稱人以其怠於勤王不人之則無以見罪也陳氏傳曰郊天子之邑也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公嘗圍温矣不書以其討亂也圍郊以伐子朝之黨也則何以書討亂非晉志也於是王師敗于郊王猛卒敬王即位矣而籍談荀躒之師軍于隂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踰年子朝立焉而復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晉自交剛之役凡師書君大夫於是復人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卒于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於是郊公歸何以不書庚輿復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以接我書來奔而郊公之歸不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此皆從楚之諸侯也則曷為不序凡諸侯以師從夷狄皆累之也例在屬辭辭從主八篇無費辭矣以六國之師敗焉二君滅大夫獲焉故書之哀中國諸侯從役於夷狄以取滅亡而莫之救故舉其重也於是吳伐州來楚遂越師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則其不言敗楚何夷狄自相敗也是故夷狄自相敗不書諸侯以師從夷狄不書以其從夷狄而師敗君滅大夫獲則書之筆削之義明矣公羊傳曰其言滅獲別君臣也杜

元凱曰國君社稷之主故稱滅啖叔佐曰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胡侍講曰書頓胡沈蔡陳許以君大夫為序也

天王居于狄泉

稱天王者既立已踰年也天子未三年不稱王公羊傳文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秋侯國之史也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年不稱王非所以明尊尊也孫明復曰敬王

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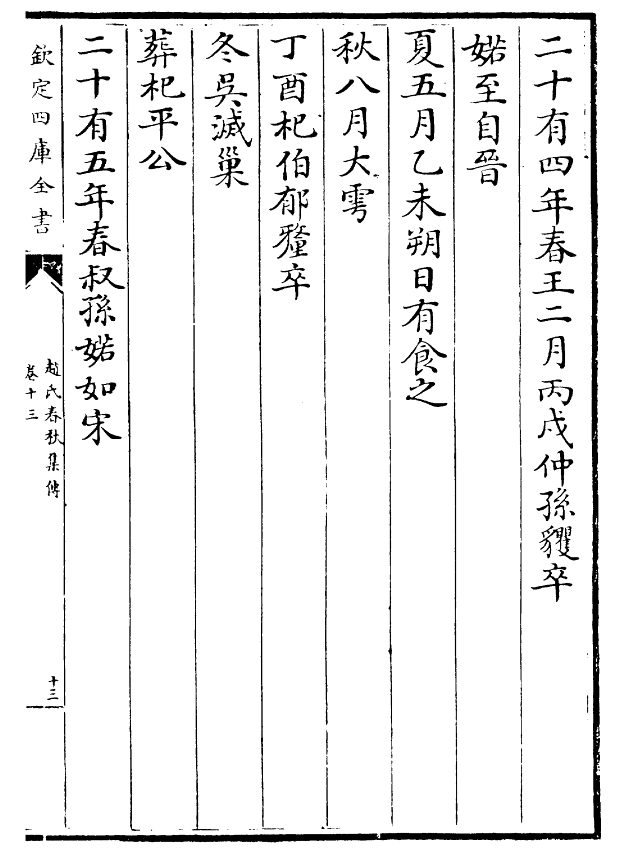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據莊十九年蘇子立子頹不書此其書立何以佚賊也昔者子頹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頹則臣子之責已盡子頹之立不書可也今子朝之亂敬王蒙塵四年而甫定尹召猶以子朝奔楚是佚賊也則子朝之立不可以不志矣穀梁傳曰不宜立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范甯氏曰不直名而言王子者據衛

人立晉不言公子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陳氏傅曰此尹圉也曷為稱尹氏亦非見大夫也於是敬王即位矣子朝入于尹尹圉為之救劉佗召伯奐南宫極以成周人戍尹子朝入于王城則曷為但言尹氏猶曰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陳氏傳曰左氏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王

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涖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

黄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

出入而晉師克翟不書書克翟是討子朝也

有鸜鵒來巢

左氏傳曰書所無也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非中

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凡雩過祀節不遠者不日此過祀節不遠也則何以日以一月而再雩故日之著其瀆也（例在桓五年）左氏傳曰書再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陳氏傳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胡

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曰請待于沂上以察罪不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不許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遂行以君伐臣昌為不勝祿去公室政在季氏四公矣民賦入於其家半矣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

齊侯唁公于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其無納公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婼謀納公而從公于齊既歸而意如有異志故因禱以自裁也婼與叔詣卒時公在外而皆書日者勢不得臨喪非恤典薄也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為公故如晉也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外取邑嘗稱人此曷為稱君為公取也是故外取邑

恒不月雖取諸我不月於是特書月以其為公取之

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我不書取鄆將以歸

公也則何以書病齊侯也昭公孫于齊齊侯將納公

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

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是以取

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至不月必有故而月以公不得反國而居于鄆故月以異之後不月者自鄆而行不復為之變也穀梁傳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甯氏曰居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杜元凱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鉉翁氏曰鄆魯竟故

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劉侍讀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雖上失民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

夏公圍成

胡侍講曰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為義不終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王沿氏曰公以

齊師圍成且書公圍成者惡齊人受季氏賂雖得其師不足用也戰于炊鼻不書者諱國惡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曰謀納公也此參盟也其不月何納公非齊志也齊侯貳於晉而專盟嘗盟徐郯莒于蒲隧不書不足書也於是矯納公以盟莒邾杞而卒無能為春秋存策書之大體以吾君在焉不可不書也故不月以異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家鉉翁氏曰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皆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曰入難辭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戍公般戍周而還則書入而已陳氏傅曰昔

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子奔非其罪不書此以佚賊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蒙上事月也陳氏傳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爾則其奔楚曷為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

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立也是故始終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弑吳子者公子光也曷為不書光弑而代焉國人不得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別於大臣之弑君而稱國者

也陳氏傳曰於是壽夢有四子而季子賢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光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父子兄弟茍焉以其位為利至於相戕賊也天理滅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外大夫自為會何謀納公也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

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祈犂北宫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不得入恥於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畀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夫晉與魯同出於文王而齊魯甥舅之國也其畀

公如此尚望其能納公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元凱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何休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據晉侯及荀躒唁公不言來左氏傳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秪辱焉杜元凱曰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遣使唁不書據臧紇如齊唁衛侯不書此何以書胡侍講曰譏齊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也諸侯納之正也齊魯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曽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為禮乎朱定氏曰齊晉皆大國也世為牧伯主諸

侯之盟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所以見其從逆臣不能平魯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有感於子家子齊卑君之言復如乾侯冀晉之終見恤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內邑叛不書鄆潰何以書內邑叛非叛其君不足志也於是昭公見出於季孫齊取鄆以居公有年矣公如晉而鄆潰民迫於季孫不敢復寧公也故志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何言乎公在乾侯劉侍讀曰正月以存公也向者公雖去國然居鄆猶在竟內今鄆潰公無所入羈旅他國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也此史氏之法也昔者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說見襄二十九年史所必志而

經不書畧常以明變也魯君朝伯主而在他國猶曰可也昭公見出於彊臣而在乾侯人道之大變也高抑崇曰鄆魯地曰居者公之所有乾侯晉地曰在者非公得而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君奔恒不名據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徐子何以名

以其奔楚也向者曰弦曰温國滅於夷狄而其君皆奔中國譚見滅於齊其君亦未嘗奔蠻夷也徐黜事齊而終服於楚申之會楚人以吳子徐出也執之狩于州來又圍徐以懼吳徐蓋兼事吳楚而卒以違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楚為出師以救之無及也而徐子猶奔楚以其世服蠻夷雖取滅亡而不悟不得與國滅君奔中國者比故特書名以異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陳氏傳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

晉人為之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甍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於是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外黨季氏内欺其君使荀躒召季氏會于適歷而偕至乾侯荀躒以晉侯之

命喧公欲公為之歸以免季氏於討從公于外者皆季氏之仇也慮公則歸矣而已將不得反國故脅公使毋歸而請逐季孫于晉不知晉侯終不能為公討也晉侯明不足以燭姦使魯君困辱于我土地而不為圖之是自蔑其君臣之教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以濫來奔

左氏傳曰邾黒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杜元

凱曰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何以久在乾侯齊晉不納公也薛士龍曰公在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

取闞

吳先生曰昭公爲魯君四封之内皆其土地也書取闞者見公爲季氏所逐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君出入必有告于廟有令于國而後書於是公失國于外令不及魯矣則公之出處曰次曰如曰至曰居曰在曰會盟曰唁公曰圍邑曰鄆潰曰取邑昌為悉書之以為史氏之職與則國無君臣非有文告之及魯史安能得公出處歲月如是之詳以為季孫之志與則君臣方讎季孫豈以諜伺之報詳命史氏於阻兵之日哉傳言季孫欲溝公墓為惡謚榮成伯止之蓋魯之臣子猶有人焉當定哀之間史臣豈無職思

其憂者詳考昭公出處以補策書之闕乎史記言昭
公奔齊魯亂孔子亦適齊當時之事見聞所及使魯
史未嘗追補春秋亦特書之以明君臣之義不可一
日而渝季孫雖不臣國不可一日無君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於是王室亂天王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不言京師言京師則疑于王城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為盟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為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書也其城成周也魏舒屬役於韓

簡子既删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傳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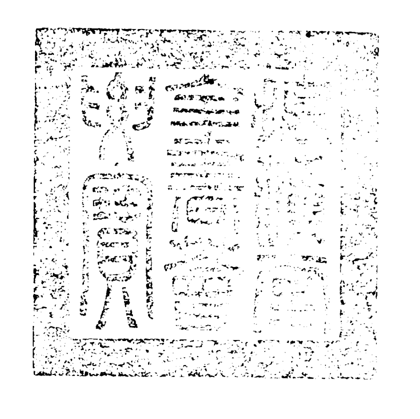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於是公七年於外矣而卒以客死則齊晉之罪也當時以齊晉納公猶反手也而齊之田氏猶魯之季氏齊君固不勝其臣也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晉君固不勝其臣也二君者皆蔽於其臣視魯君之顛沛失

所恬不為動於是季氏之黨益固而公無反國之期此其所以容死于外也



春秋集傳卷十三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朱　烺